



俗人，一个安于本分的教书匠。这样的表达并不矛盾，说到底，就是把心安顿好。

但一个安于本分的教书匠，并不意味着他对生活就没有激情和在内心世界没有涟漪。

那晚，一个很祥和的夜晚，她问我有没有可能，有那么一天，她不爱我了，爱上了别人。我没有迟疑地告诉她，未来的可能真是可能。事后想想我的回答，我还是充满爱心的人——到了这个年龄你还能有爱的冲动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

2004年杨振宁和翁帆结婚的时候，同样拥有老少配婚姻的李敖

得知消息后，以三个字总结：很正常。他说，这是任何一个82岁的男人都会有的愿望。同样是物理学家的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认为，从世俗看来，杨振宁和翁帆年龄差距很大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两人在生活上可以互补。翁帆为杨振宁苍老的灵魂带来青春，杨振宁则给了翁帆热情与智慧，这样的结合很好，很让人感动。

岁月易逝，唯爱不老。把心安顿好，不在于事件，而在于那一颗心。

高龄80多岁，托尔斯泰还要独自离家出走，最后将自己的老命葬送在旅途中的一个火车小站了。不就是为了安顿那颗心吗？

这些都是酷到骨子里的人，我说了，我就是一大俗人，所以，我会在这儿思量，把命照看好不容易，把心安顿好更是一首《行路难》。美感是要艳得冷漠，要不落窠臼。“人海茫茫相识难，相扶到老更不易”的感动，暖暖的春阳质朴而温馨，很多故事在它的怀抱里展现，很多人间温情在它的怀抱里滋生。

“待我成尘时，你将见我的微笑！”一个从事语文教学的人，无可救药，想起鲁迅先生的《墓碣文》，在我退休的日子里，会思考这些问题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温州中学）

有一天我也成了头童齿豁，形神衰朽的老家伙，心血来潮参加一年一度的校友聚会，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，看着昔日的学生和同事，回想自己是怎样成了现在的样子。我想那时我应该已经变成了一个他人眼里更好的人。“树小墙新画不古”，过去有人这么嘲笑我，如今我再也不用担心人们再这样评价我了。

细节

昔日齐景公游牛山，北望国都，就痛哭流涕了：美哉国乎！郁郁芊芊，若何滂滂去此国而死乎？晏子笑他，哭个屁啊，这不过是人事代谢，要是过去的国君没有死，怎么能轮得到你呢？尽管晏子看得通透，可齐景公那种倏忽而来的时光悲叹，实在也是寻常人的毛病。那种蓬勃的眷恋，是足以使人珍视过去而心生喟叹的。

毫无疑问我也是这样热爱这校园和日复一日的市井生活。我走马观花历经了许多人事，我不再需要骑虎难下进退失据，但还保留着一些异想天开和忘乎所以。我会时常想起那些不尴不尬的过去，为稻粱



如果我退休

● 张艺雅

谋的生活怎么能过得波澜壮阔呢。我所希望得到的对我付出的殷勤不屑一顾，我所不愿拥有的却始终步步相随。小镇姑娘终于站到了母校的讲台，来不及口若悬河就被现实击打得颤颤巍巍不知所措；终于学会了条分缕析地教学生如何应对考试，把课上得味同嚼蜡引以为耻时，学生却恍然顿悟甘之如饴。

还有那些断断续续的离别。送新疆班同学回乡的乌鲁木齐车站，一张张欢笑的灿烂的脸和现学的维语“活西”（再见）；最后一节课，

听着《闪亮的日子》，在幻灯片的切换中默默从后门离开时突然听到的一两声抽泣；临上考场，炎炎烈日下他们回我深深浅浅的一个个拥抱和微笑。

还会想起有一年，我收到的那份礼物。是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。记录了三年来一个少年关于诗歌的往事。上面写着，献给2004—2007年的张艺雅老师以及以后的张艺雅老师。那些诗歌，有一些是曾被我自己以为是地指责过的，一些是我满心欢喜地接纳过的，还有一些，我从未见过。它们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少年苍白仓皇的脸消失了。美好短暂的清晨，踮起脚尖的孩子，陈述者和承受者，以及所有过去零散的记忆，红色黑色的评语，断断续续的对话，都在这长短句的安慰里。

我给他无用的规则，他却给我现世的温暖。我不曾深入过他的内心。只是那些句子，关于爱、成长和尘世的各种意象，延长了我们的记忆。我们之间互相撑持的，不过是对诗歌的热爱罢了。除了那些句



师道

二〇一四年第五期

如果有一天我退休（中）